

问题解答之三

《上帝为什么心胸这样狭窄？》 RC 司普罗博士

(R.C. Sproul)

翻译：王兆丰 2004 年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来回答一些常见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那从未听到过基督的人怎么办？》，《基督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吗？》。今天，我们来看与前两个紧密相关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上帝看上去心胸那么狭窄？他给失落了世界只提供一条出路？”这个问题是在问：假如上帝真的是像新约看上去所宣告的那样，是爱的上帝，假如上帝真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那么为什么圣经里又说，最后得不到神的慈爱与怜悯的，会灭亡？这不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事实上，这被称为“阿喀琉斯的脚跟”（即：致命弱点）。哲学家穆勒曾做过这样的宣告说：“无论我们怎么来看，上帝要么不是全能的，要么就不是爱的上帝。”他接着又解释说“假如上帝想要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但却又缺乏此种能力。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假如上帝的确是全能的，完全能够控制一切所造之物，能够凭他所喜悦的行，但却没有救每一个人，那么他就不是爱的上帝。因为爱的上帝的能力，就会拯救每一个人。”这就是穆勒向我们提出的前提。我知道，这个问题令今天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上帝允许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允许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上帝不运用他的大能拯救每一个人？他为什么要靠宣教士来把基督的福音传到那些偏僻的地方，而不从天上直接宣告？或者直接写在天空中？上帝根本不需要靠人来推展他的计划，假如他真的爱世人，他可以直接地，即刻地做啊。或者，他也不会要求那么高，不接受伊斯兰教、佛教等等其他人的敬拜。因此，我想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不是吗？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还与一个人在谈到一本新上市的基督教热门书。那个关于上帝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得救的普救论又在基督教里冒了出来。神爱世人、救世人的确是新约福音在宣讲的。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在推销普救论，巴特（注：二十世纪著名的德国新派神学家）虽然否认了普救论这个题目，但却不遗余力地去证明此普救教义的一种变形。今天这已经进入了抗

罗宗的主流。我对那个人说，我实在很希望每个人都得救。但我只能对你这样说，在我对圣经的学习中发现，圣经是如此清楚无误地说，不是每个人，也不是绝大多数人都得救。假如有人要把这套东西建立起来，那么他就必须视圣经明白无误的教导与不顾，或者非常非常有选择地挑一些经文出来。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神的确没有救每一个人的人来说，我们仍然在与“为什么上帝不救每一个人”？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挣扎。为什么神看上去不更愿意，不施更多的怜悯？神的怜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限止？我记得读神学院的时候，修讲道学课，要到学校的小教堂去讲道。我不得不在讲道学教授们面前第一次讲道，让他们提出批评。对于一个年青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实在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热情激昂忘乎所以地在讲论神的怜悯和恩典。我宣告说：“看哪，这是何等奇妙！神有无限的恩典！”讲完之后，教授问我：“司普罗先生，是什么使得你认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你是说，神的恩典是没有限制的”？甚至是冲冲忙忙地浏览圣经，也能知道神的恩典是有限制性的。我们说无限的时候，是指那位无限的神白白赐下的恩典，那些蒙爱的人所得到的的是无限的益处。但是无限并不是指没有限制的、没有范围的。于是我们仍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假如神真的那么慈爱、怜悯，那么为什么？

我再说一次，我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整地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要来做的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恰当的、合理的位置上来看。你是否曾与你的配偶发生过争论？或与朋友，或与不那么友好的人辩论过？你们花了几个小时甚至几个礼拜来激烈争论。你们从一开始讨论的某个难点，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假如这时另外一个人进来，听到你们已经不是开始的那个题目的辩论，那人就会插进来说，“喂，停一下，停一下，你们所辩论的东西听上去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干吗这样呢”？你怎么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一路以来所辩论的、所引述的、所查考的都向你再解释一遍”。有一件事常常让我吃惊的是，每当总统大选时，竞选双方要辩论某件事时，完全把我们国家二百年来的历史给忘了个精光，毫不考虑过去历史地从半路上跳将进来，大辩一番。

圣经关于救赎的启示是在历史中向人显明神恩典的概念的。新约不是乘降落伞突然之间从天而降闯进历史。神救赎的工作是通过上千年来所记录下来的神的启示渐渐向人显明的。我们称之为救赎的历史，有时候当我们向人传福音、告诉

人关于新约中基督的宣告，听的人一般都不知道新约之前所发生的事。因此就不能对此事有个较全面的观点。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背景，让人能够有个了解，当然，我们一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为每一处历史每一点进行辩论。我用的是“举例说”这种方式。有时候我用一种假设的口吻来作很快的简介，我告诉对方，当我们说上帝看上去好象心胸有点狭窄，只为人提供一条得救的出路时，我们所做的有点象两人在半路相遇。为了帮助你有个较好的了解，让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让我们假设一下，你并不一定要同意，这不过是假设一下而已。假设有一位在永恒之中有一位自有自足的，绝对的，完全公义、圣洁的，他在一切的特性上绝对完美。或许这样的一位不存在，但我们现在暂时不辩论此事，我们所做的只不过作一个假设，作一个想象。

假设有这样的一位，在永恒里一直以他的完美存在，不是出于任何需要或责任，而纯粹是出于他那屈尊的美善与恩典，他决定通过奇妙的创造来将生命之谜、生命之奥秘并以生命作为礼物分享出来。我们假设这位自有永有的从无之中造出一个宇宙来，一个浩瀚广袤而又充满多姿多彩生命的宇宙。他创造出鱼、鸟和各种动物之后，他从地上抓起一把泥来，象一位瓦匠那样，把它模成一定的样式，等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之后，他弯下身子，向这团泥呼了一口气，于是这团泥开始有了心跳，开始动了起来，开始思考起来，突然之间参与了生命、智慧、意志活动。我们假设这一切发生过，我们假设这位完全公义的用他自己的记号刻在这位被造的活物身上，将他放到一个管理一切被造之物的崇高地位上，对他说：“我单单将你按我的形象所造，你将向全世界的所有被造之物代表我的形象，我要使你永远活着，让你享受从我那里来的一切好处。但是，有一个条件，在我所赐给你的这一切责任、权威上，我对你有一个要求，我要求你以我的形象管理所有的飞禽走兽，向一切被造之物反映我的性格特征。”假设这位超然的他对这个被造之物说，我要求你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假设这位神圣的创造者具有对生命的主权，具有对他所造之物道德的要求。我们又假设，这个被造者环视四周，看到日月星辰井井有条地服从这位创造者所设立的自然规律；看到每一条鱼、每一只猴都按创造主创造它们要它们所做的在做；又看到每粒种子、每朵鲜花都遵守每一种自然规律。然而，这个被造者，这个最蒙恩赐最聪明的被造者却毫无理

由地违抗他的创造主，说：我要成为神，我要按我想要做的去做，不是你想要我去做的，假设这就是所发生的事。

假设在此事发生之前，创造主对他说，假如你这么做，你就死。此被造者却仍然这么干了。

但假如这位神，这位创造了此被造者的上帝对他说，假如你藐视我，违背我的命令，假如你背叛我，妄想要取代我来作宇宙之王，那么我就要对你不客气，要杀了你，你必要灭亡。

假如后来上帝对他说，好吧，我还是让你活着，并且我要向你提供一条永生的路。

假如这位上帝通过漫长的历史来为他的儿女准备一条永生的道路，赦免他们所犯的每一项过犯罪孽，医治他们的每一处创伤痛苦，擦干他们的每一滴眼泪。他说，因为整个世界都拒绝我、与我为敌，我要拣选一群人，我要教导他们，好让他们教导其他人，告诉他们我是谁。于是，他选了一族，对他们说，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你们的神，不是因为你们配得，而是出于我的恩典，我要赐给你们这个机会，让你们成为我对整个被造世界祝福的代理与管道。这些人说，这太好了！神说，我与你们定一个永恒的约。我以我自己的神性发誓，假如你们顺服我，我要永远祝福你们。他们回答说，好，我们就照你说的办，但是他们还是违背了。

神说，我曾对你们说过有两种选择：祝福与咒诅，你们若遵守我的话，就必蒙祝福。你们若违背我，就必遭咒诅。这个条件公平不公平？他们回答说，公平，但他们还是违背了他。

假设这位神决定，不一下子就除灭了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忘了我是谁，忘了我与他们之间的约。时间一久，他们忘了，我要来提醒他们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假设这位神差了某些人，他称他们为先知。他把他的话放在他们的口中，让他们作他的代言人，作启示的代表。差了他们到这群背逆的人当中，这群得了这一切好处的人群当中。神说，我差了先知来，你们都应当回头，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于是，传信的人来到这些人中间说，你们记不记得我们的神所立的约？神非常耐心、良善，只要你们回转，他想要祝福你们。

假如这位上帝的确差遣了这些先知，但这群人却用石头谋杀了他们。把他们

投入监牢，把他锯成两截。

假如这位上帝说，他们就是不想听这些先知的話。那么，我自己去一趟吧。

假如上帝自己亲自屈尊降卑地降下，自己成为被造的肉身，来到了这群背判他的人中间。他来是以永恒父神唯一的儿子身份来的，他就是真神本身，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从不背后说人闲话，从不议论他的邻舍，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他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对朋友说过一句谎话，从来未对他的朋友的财产起过贪心，从来没有失过言。假如这位真神以完全的人性来到地上。假如他说，父差了我来，要赐给你们永生。假如那些人回答说，我们对你的这个永生信息的回答就是，现在就叫你死。他们谋杀了他！

假如这位天上的神并未因此而悻然大怒。他说，虽然他们谋杀了我唯一的爱了，我就用他的死作为拯救这些人的方法，任何相信他的人，接受他、回应他、尊敬他，我就要饶恕那人所犯的一切罪行。我要让他们永永远远地与我一起活着，不再有任何痛苦、疾病、死亡与悲伤。你不必来为你的罪做补偿，我让我的儿子替你付上代价。代替你承受你当承受的惩罚。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你以信心接受他。

我们假设上帝为你做了这一切的事，你难道还胆敢站在上帝面前，说：这还不够！这还不够怜悯，不够恩典。为什么你的心胸如此狭窄？为什么我不能走其它的路？

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与上帝有那么多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是如此的邪恶！我们根本不懂得圣洁。神到底是谁？直到我们懂得了谁是圣洁的神，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明白神是多么的有恩典怜悯。我们以自己的嘴唇在犯罪，以自己的假设在犯罪，以为他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还不够，他还欠我们。

假如我们真正明白福音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个理智上的问题，这是个道德上的问题。我们在质问上帝品德的时候，显出了我们自己的不道德。我们若真的关心关于上帝的事，那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所应当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竟然还有一条通向上帝的出路？为什么上帝竟如此怜悯，居然赐给我们赦罪之路？在我们时时刻刻、年年月月地生活在背逆他的至高权威中，为什么竟还有一条出路？

我已经提到过，使徒行传 17: 30 中，使徒保罗没有邀请人们来信基督。他

命令他们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要命令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籍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注：中文和合本把“命令”错译成了“吩咐”）。这里我们注意到，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中有今天二十世纪福音派所传的信息中没有的东西。今天所传的彬彬有礼，特别怕伤了听众的感情。我们讲基督的福音之后，就发出邀请，邀请是你可以选择加以拒绝的。你若不愿接受，也没关系。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发出邀请而是发出命令。神不是邀请人到基督那里来，神要求人如此行，他命令各处的人如此行！

基督就是历史的转折点，他的复活使一切都变了。保罗说什么？他说：从前世人愚昧无知，神并不监察追究。但今天却不同了，差别在哪里？从前与今天的差别就在于复活，神向人显明了基督的特殊性，神决不再容忍你对基督的拒绝。我请求你，假如你不是基督徒，你必须好好地来掂量一下拒绝此救恩的后果。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你们若拒绝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你们应当知道，除此恩典之外再无恩典可言，假如你们以为这样的恩典还不够，那么你所剩下的，就是要面对上帝的公义，再无恩典。或许你还不满足，还想要更多的恩典。好让你仍然照你目前生活的方式生活下去，不悔改。要求更多的恩典，让你去接受任何宗教的说服，任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需要跟随基督。

那么，神是决不会给你这种恩典的！假如你接受的话，他所赐的恩典足够拯救你。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宗教”，这实在是件可悲的事。当人对我说他不需要救主时，他是在说，“我完全毁掉了我的良心，我对上帝一点也不怕”。女士们、先生们，假如你对上帝的特征属性有过那么一瞥，对你自己的光景也有过同样的一瞥的话，那么你会感到自己灵魂里所燃烧的最大焦虑就是——你需要一位救主。再也没有哪一件事比我们在上帝面前那种无所畏惧、大摇大摆的态度更叫我感到可怕了。自以为今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他还让我们话着，他就会对我们一直忍耐下去。在我们刚硬的心里，我们所真正反对的是上帝的绝对性与排斥性，以为我们理所应当从他那里得更多东西，以为我们配得永生，我们以为这些都是上帝应该做的，谈不上什么恩典。这实在是令人感到可怕。

说上帝是公义的，不过是预先假定、推测而已。但是，如果这不仅仅是假定，

而是事实，假如上帝的确是公义的，而我不是。那么，我所需要的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不义的人在公义上帝面前是极其需要义的，基督的恩典正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这不是你的义，这是来自上帝的义，这是你在这位公义上帝面前所缺乏的，所极需的。假如你能在其它任何地方找到这种义，假如穆罕默德能为你提供，假如摩西可以给你，假如释迦牟尼能向你提供的话，那你就去吧。但你是找不到的！因为他们都不具备！他们无法给人他们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

基督，唯有基督是合格的救主。

完。